



長崎、令人難忘的海灣

醫學系五年級 李宇洋

從都市到鄉村、從田野到海灣，海鷗號上的光景漸漸改變，陰沉的天也漸漸透露出陽光，我看著窗外的景色、看著海灣海岸、看著海的另一邊若隱若現的高山，而遠方等著我的是長崎，一個富有歷史、多元色彩與感情的地方。

長崎，自戰國時代開始因耶穌會教士傳教而開啟了與南蠻(現今東南亞地區)的貿易，除了因傳教帶來的西方知識與器物之外，與世界的貿易更是從長崎開始漸漸發展。到了後來日本鎖國，長崎更是作為日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一方獨霸。長崎作為對外唯一的開口，更是 18 到 19 世紀日本知識分子前來取經學習的地方，作為當時西方知識的入口，從醫學、天文、物理、到器物火藥、船艦大砲，在 1774 年杉田玄白所翻譯的《解體新書》出版後，「蘭學」一詞更是一時為之風潮，知識分子們漸漸覺悟到西方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也更快地加速蘭學的傳播與在日本的發展。我們回顧歷史，諸多名人如：緒方洪庵、勝海舟、坂本龍馬、高杉晉作、木戶孝允等都曾來過長崎遊學，長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為地理條件的必要性、作為歷史條件的特殊性，長崎會是怎樣的地方呢？會以怎樣的姿態呈現在我面前呢？那時我是這樣期待著。

到達長崎的海鷗號，迎面迎接的是 10 度左右的氣溫，即使做好了防寒準備還是不禁會些微發顫。出了車站，便看到路面電車徐徐而過，作為長

崎市主要的交通方式，丁丁的電車與一旁的汽車並列，不管看幾次都覺得十分有趣，此外電車作為一個歷史的遺物，不僅留下了當時的生活方式，與著現今的社會融入長崎人們的日常當中。在與朋友們入宿青旅、整備好之後，我們搭上了長崎市的路面電車前往了解長崎的第一站—哥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花園。

當我們爬上高丘上的哥拉巴花園已是下午三點多，歐式的白色建築面向長崎的海灣，對側是以以前的第三船渠、如今還有許多座的起重機並列其中，不知是作為怎樣的工業使用，而這邊花園裡的歐風建築，說是當時船員的休息處。想驚訝，作為船員休息之處應該更加臨海才是，但自哥拉巴先生前往長崎，建設「怡和洋行」的長崎代理商「哥拉巴洋行」並經營貿易業，這大約是 1860 年左右的事情，160 年後的今天，一個 90 年代的我才第一次真實的感嘆到何謂蒼海桑田、何謂物換星移。

這花園，是日本工業啟發的引子，哥拉巴先生不僅為當時的日本帶來了西式的武器、彈藥，更幫助薩摩藩出遣日本第一批海外留學，這才有後來的五代友厚、森有禮、寺島宗則等人對日本的建設與貢獻；此外，他更奠定了長崎作為建造西洋式船塢造船街的基礎，在結識岩崎兄弟之後，日後更以三菱財閥的顧問身分活躍著。在這花園裡，我看到哥拉巴先生是為日本帶來海外貿易的其中一員，但卻是啟發日本近代工業、造船的重要關鍵腳色，他為當時的日本帶來的金錢利益、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知識、帶來的衝擊與改變，使得長崎從一個海灣鄉鎮開始了她壯麗的成長，但或許也因此帶來了時代的悲傷。

漫步在哥拉巴花園，看著當時的建築、室內裝潢、擺設，看著過去種種與這裡相關的人們，當時臨海的洋樓如今都成了山腰上的套房，長崎的

海灣在夕陽的映照下，粼粼的波光似乎正訴說著蝴蝶夫人的故事，作為蝴蝶夫人故事設定的場景，這美麗的花園此時又多添上了一種悲情的色彩。

啊！想像著船入港灣，岸上是那哀怨獨傷的婦人。看著鋼鐵噸重的船隻、看著高高的煙囪、冉冉的黑煙、看著打著海水的輪槳，商機也好、威脅也罷、希望或是發展什麼的，都沒那朝思暮想的那個人來的重要。啊！望啊望，入港的船又出港，從長崎到世界各地又回到日本，時代正在轉動著、轉動的齒輪將太陽逐漸升起，人民看著、海灣也看著、那嶄新的洋房也看著。而如今，是我們，在這夕陽之下、在這夜幕之下凝視著，那沿著海灣閃耀的燈光啊，那是過去人們曾經的奮鬥、是現在人們還活著的證明啊。

第一天認識的長崎，是蓬勃的、是淡淡的哀愁，海船運來了發展、卻也帶來了別離，在夜色下，我與朋友們緩步而下，我享受著這裡的風、想像那從海灣側吹上來的風，我慢慢地思考著、慢慢地感受著，自 1860 年代開始長崎所發展出來的魅力，並在與朋友們的談笑間，走入 2019 年長崎的夜晚。

次日，是個日麗風和的早晨，自己也似乎漸漸習慣 10 度左右的氣溫，我與朋友們前往西爾博多（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紀念館。那是一座坐落在小丘上的紅磚洋房，附近有的是櫛比的日式房屋、有的是淙淙的小水溝、有的是蜿蜒的石階梯，如同遊戲捉迷藏一樣，緩緩而上的我們看到了陽光灑落在這間紀念館，如此令人歡喜。

西爾博多對於長崎 1820 年代之後「蘭醫學」的發展與傳播是極其的重要。西爾博多，出身德國，是荷蘭軍隊中的軍醫，19 世紀初受荷蘭政府委

派去日本進行學術調查，同時也是荷蘭商館的醫生。在這樣的機緣之下，西爾博多不僅帶來了西方的醫學，在為當地人看病的同時，他也用荷蘭語講授西洋最新的醫學和博物學知識，教導了許多日本熱心蘭學的青年精英，之後甚至還獲得官方認可，開設了「鳴滝塾」，當作診所兼學校。長崎的蘭學，尤其是醫學的部分，在他的手中傳播的更深更遠。除此之外，漸漸愛上日本地質、文化的西爾博多，除了完成原本的調查、蒐集日本列島上的信息、社會和政治結構，以便開拓貿易的可能性之外，更將日本文化帶回歐洲，間接造成了日本在歐洲的風潮，也逐漸讓歐洲列強看見日本這塊地方。

而傍晚，我們便來到了當時西爾博多登入日本的地方——出島。所以說，出島作為荷蘭在日本唯一的官方通商口不僅在貿易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更可以說是蘭學出發的起源地。

這裡展列著當時日本輸出金、銀、銅礦的景象；展列著從西方來的科學儀器、器物、玻璃；展列著當時荷蘭人在這裡生活的場景，以及一間又一間復古的日式樓房。我們慢慢的走過復古的街道、舊式的屋舍，慢慢的參觀一間一間的展場，出島作為蘭學的入口，卻是我們這次了解蘭學的出口。夜色中，我們走出了出島，走了一天痠疼的我們，便就坐在出島原本護城河的對岸休息，夜晚的出島，燈光依舊閃耀，我咀嚼著這兩天的收穫，聯繫著以前的所知所學，慢慢的將蘭學的拼圖一片片的拼了起來。雖然可能還讓未完整，想法也不夠有深度，但走過了哥拉巴、走過了西爾博多、最後走到出島，這一步一步都讓我漸漸的將蘭學傳入的過程與影響更加具體的而珍惜的流淌在心中。

回顧這一天的想法，我想著人們的互相影響、互相傳承是多麼重要。

西爾博多在 1823 年帶來了蘭醫學，到 1838 年緒方洪庵設立「適塾」，蘭醫學在日本發展漸漸蓬勃與完整，更是日後明治維新中近代醫學發展改革的根本。西爾博多的影響是大的，不僅在長崎多個博物館都會見到西爾博多的介紹，之前更在東京大學的校園內看到他的紀念頭像。所以說如果沒有這些人們的交流與認識，沒有他們彼此思想之間的互相碰撞與繼承，我實在很難想像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子，是更好也好、更壞也罷，正是因為有這些人物才有今天看到的這些精采。

而我又是多麼的幸運的一個人啊！除了走過了這些歷史的遺址，我身旁正也有著一群可以與我交流的朋友。以前在學習日本歷史時曾經想過，現在的我們可能會覺得日本當時鎖國是如此的愚昧、毫無遠見，但以史為鏡，正是讓自己好好省思與學習，對待陌生、未知的人事物，我們究竟以怎麼的方式、態度去處理，是否我們也是高傲自居、抑或拒絕他人於千里之外？在現代資訊交流頻繁、社會上有著開放且多元的聲音與色彩之下，我本以為自己不會去抗拒更多面向的聲音，但捫心自問之後，卻發現自己也是很難事事都放下成見，以開放包容的角度去看待、去思考，在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便也是處於「鎖國」狀態。而從這當中我便看到了自己可以成長的地方，所幸有著身旁的朋友，在多次的相處中我漸漸發覺，他們正是我的鏡，對照著我的缺點卻也包容著。我們一同在歷史的遺跡中討論過去與現在、一同在各式的議題中找出矛盾與問題，藉由歷史、我看見古人的遺憾與不完美，而藉由他們、我的朋友，我看見了自己。

在這片土地上，長崎靜靜的看著人們，這裡有著過去人們的流血流淚、有著人們憂國憂民的夢想、有著快樂有著悲傷，有著那些偉大的；壯烈的；生命曾經努力過的、情懷。長崎，一個開始迎向繁榮的地方，一個最終落入戰火的地方，她將美麗的留了下來、復甦了起來，她將痛苦的記錄了下來。

來、緬懷了起來，她不怨懟任何的誰，最後只是把那百年來的記憶輕輕捧起、擁入懷中，與著夕日一同靜靜的沉入海灣，並細細地跟這裡的人們說了聲：「晚安」。

這是我看到的長崎，她像是一個美麗優雅的少婦，在柔美的洋裝下卻又有著烈灼的傷痕。這裡有著多元的文化、互相交融的色彩，有著歐式樓房、蜂蜜蛋糕；有著中華街區、燈籠古廟；有著屬於日本自己文化的特色、也有著歷史留下的傷痕。長崎有著美麗的發展，卻最後迎來了戰火的終結，我想戰爭沒什麼是對的、也沒有什麼是錯的，犧牲的是人民、受苦的也是人民。

當時落在長崎的原子彈，瞬間六萬餘人的死亡，震波、大火、輻射，多少的家園、多少的親人，那是多少的淚水與徬徨無助。毀壞的時鐘永遠停留在 1945 年 8 月 9 日上午 11 時 02 分，但人們的時間還是必須得前進，在長崎的第三天，在原爆資料紀念館，我看到一個徬徨的女孩、腳邊躺著一個焦黑的屍體，而她的家人呢？她在尋找啊，可是又能去哪裡尋找啊？

焦炭、殘樓、吹飛的、倒塌的、燒毀的，這乘載著幾十萬人悲傷的土地，是曾經被移為焦土的地方、是曾經斷壁殘垣的地方，資料館裡的展示令人省思戰爭的代價與和平的不容易。罹難者家屬的書信、永井隆醫師的奮不顧身、以及後人的勇敢、重新站起，這裡展示的資料與展品令我省思著。我想一部份是能了解戰爭的理由、但另一部份卻又難以理解戰爭的意義，悲傷的是人類似乎總是在互相傷害，從個體之間到群體，又要有多少無辜的人們承受這些傷害造成的痛苦。

或許一個人能做的很少，但許多人就能完成更大的事，期望世界能夠

更加友愛的同時，我折了一隻紙鶴投入了展場的收集箱，祈願著自己、也祈願著世界能夠變得更好一些吧。

當天晚上入睡前想起這次參觀的種種、感觸的種種，錯縱的心情還得慢慢釐清，但疲憊的身軀已慢慢進入夢鄉。長崎經過戰火的摧殘，如今依舊優雅地站了起來，一條條的路面電車帶著我們穿越了歷史、結合著多元的特色而交織成現在的長崎。在長崎最後的夜晚，我想再多的話也難傳遞心中的感悟，那倒不如跟她，長崎，輕輕地說一聲：晚安。



圖說：2019年2月9日，攝於哥拉巴花園